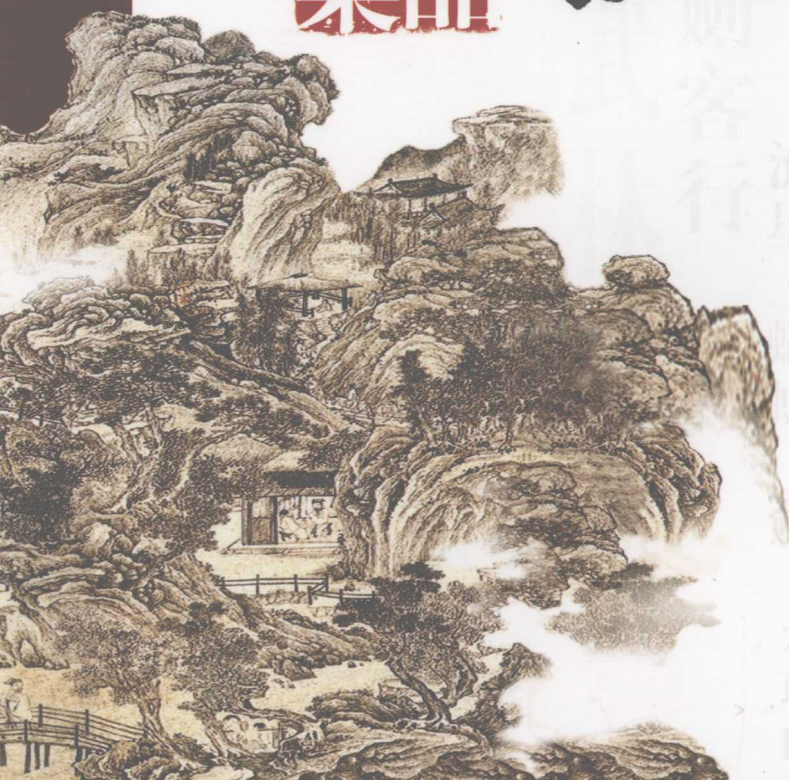


劍玄錄 上

# 古龍

作品集



絕代雙驕  
木蘭香  
圓月  
五  
邊城浪

人物  
白玉老虎  
多情劍客無情劍  
蕭十一郎  
彩環曲

大旗  
天雄  
流星·蝴蝶·劍  
劍  
劉客行

中的刀  
血  
鷓  
名劍風流  
卷小

洗劍錄  
最的劍  
卷小



古龍

作品集

【第四十八卷】

劍玄錄(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劍玄錄

目錄

第一回	七殘八劍七老人 .....	(1)
第二回	雨中人 .....	(5)
第三回	天池府 .....	(12)
第四回	馴獅女 .....	(18)
第五回	怪老头 .....	(30)
第六回	天池人 .....	(40)
第七回	绝世传 .....	(50)
第八回	无敌剑 .....	(59)
第九回	熟面具 .....	(69)
第十回	燕归去 .....	(79)
第十一回	艺惊敌 .....	(87)
第十二回	将军女 .....	(97)
第十三回	故人情 .....	(107)
第十四回	患难情 .....	(115)
第十五回	白头恨 .....	(123)
第十六回	死不救 .....	(133)
第十七回	毒药丸 .....	(142)
第十八回	寒毒掌 .....	(152)



# 劍玄錄

目錄

---

第十九回	异族人 .....	(162)
第二十回	牢中囚 .....	(170)
第二十一回	天龙珠 .....	(175)
第二十二回	伊人失 .....	(191)
第二十三回	蛮公主 .....	(200)
第二十四回	七情魔 .....	(210)
第二十五回	两异叟 .....	(220)
第二十六回	失两剑 .....	(227)
第二十七回	断门刀 .....	(240)
第二十八回	伤心剑 .....	(249)
第二十九回	仅一叟 .....	(258)
第三十回	大龙剑 .....	(267)
第三十一回	误失贞 .....	(279)
第三十二回	红袍公 .....	(284)
第三十三回	蓝髯客 .....	(294)
第三十四回	活死人 .....	(305)
第三十五回	一夕谈 .....	(312)
第三十六回	药王爷 .....	(326)

---



## 劍玄錄

目錄

第三十七回	失心女	.....	(334)
第三十八回	魔心眼	.....	(338)
第三十九回	扁鵲書	.....	(352)
第四十回	病美人	.....	(359)
第四十一回	魔鬼島	.....	(364)
第四十二回	劍門劫	.....	(377)
第四十三回	不歸谷	.....	(383)
第四十四回	劍老怪	.....	(388)
第四十五回	一劍仇	.....	(398)
第四十六回	恩怨難	.....	(408)
第四十七回	縛龍索	.....	(414)
第四十八回	不苟同	.....	(424)
第四十九回	飛龍步	.....	(434)
第五十回	海上飄	.....	(439)
第五十一回	教不嚴	.....	(449)
第五十二回	葫蘆島	.....	(458)
第五十三回	玄龜集	.....	(464)
第五十四回	海底洞	.....	(474)



# 劍玄錄

目錄

第五十五回	无名氏 .....	(487)
第五十六回	劈山拳 .....	(490)
第五十七回	归途中 .....	(501)
第五十八回	铁网帮 .....	(509)
第五十九回	鱼肠剑 .....	(514)
第六十回	母之罪 .....	(526)
第六十一回	变肘生 .....	(535)
第六十二回	哭无泪 .....	(540)
第六十三回	双喜宴 .....	(549)
第六十四回	真相白 .....	(564)
第六十五回	情何堪 .....	(569)
第六十六回	月形门 .....	(582)
第六十七回	空有意 .....	(590)
第六十八回	恨难补 .....	(598)
第六十九回	玉石像 .....	(608)
第七十回	煞手掌 .....	(614)
第七十一回	情不断 .....	(623)
第七十二回	慈悲庵 .....	(634)



## 劍玄錄

目錄

第七十三回	买影人 .....	(641)
第七十四回	卖影人 .....	(647)
第七十五回	无君子 .....	(655)
第七十六回	小黑饼 .....	(664)
第七十七回	第二关 .....	(671)
第七十八回	金刚坚 .....	(681)
第七十九回	借种子 .....	(689)
第八十回	三种针 .....	(696)
第八十一回	七叶果 .....	(708)
第八十二回	无底渊 .....	(721)
第八十三回	有情谷 .....	(734)
第八十四回	儿女胎 .....	(747)
第八十五回	千丈索 .....	(759)
第八十六回	枯木禅 .....	(769)
第八十七回	藏神功 .....	(784)
第八十八回	太阳出 .....	(793)
第八十九回	左手刀 .....	(807)
第九十回	鸿门宴 .....	(817)



# 劍玄錄

目錄

第九十一回	三長老 .....	(831)
第九十二回	假掌门 .....	(842)
第九十三回	真幫主 .....	(855)
第九十四回	大战前 .....	(867)
第九十五回	大战后 .....	(880)



## 第一回 七残八剑七老人

明月如画。

荒凉的山道上，绝无人迹。

一切静悄悄的，好似这世上只剩下一轮盈月与一座荒山，别无它物，山风缓慢地吹，静静地吹……

这里真无人迹吗？

不！

在那平广的山顶上，却端坐着七个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做声，如同七尊石像，纹丝不动。

这七人分两边坐着，一边坐着六人，另一边相隔一丈仅坐一人，良久，才见那一人首先动了一下身子。

敢情这七人全部脱了力，那一人虽然能动，还无力站得起来，他缓缓睁开眼，轻声地叹息一声。

那人面色甚白，在月光照耀下，显得毫无一丝血色，年龄约在七十上下，看他脸上满布的皱纹，当知他历经风霜的侵蚀，奇怪的是他年纪这么大，面上却无一点胡须。

另六个人与他正好相反，面色呈现老年人应有的褐色，颔下个个都有一大把灰白色的胡须。

再过二刻的时间，那白面无须老人道：“诸位觉得如何？”

足足过了二顿饭时间，另外六个老人有五位同时睁开眼，另一位没有睁开眼的老人道：“我无目叟今天总算服了你！”

一位坐着虽然驼背弓腰仍比别人稍高的老人道：“为何要服他，还不是两败俱伤！”

白面无须老人苦笑道：“两败俱伤，果是两败俱伤，我们这样忘死拼斗，何苦来哉？”

一阵山风吹过，一位老人右手衣袖随风飘荡，一看便知这老人残了右臂，他一声大笑道：“既怕如今，何悔当初，二十年前你将那一剑公开，不就得了！”

白面无须老人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着：“二十年前我说那话，今天



还是那话，只要你们胜得过我，自会将那一剑公开，可惜二十年来，怪你们自己无能，哼！哼！我看再过二十年，你们也还不是我的对手！”

一位老人霍然站起，只见他右脚独立，左腿全无，他虽站起，摇了两摇才拿住桩。

白面无须老人叹道：“想不到名闻天下的‘铁脚仙’缺腿叟今天也站不稳了！”

缺腿叟气得怪声道：“你别讽刺我，今天你也没讨了好，别说二十年后，我们六位只要互传一剑，一个月后便可胜得了你！”

白面无须老人大笑数声，潇洒站起，看来毫无失力的样子，六位老人齐皆失色，因从他站起的风声与神态看来，显是功力全已恢复，连‘铁脚仙’还输他一筹！

白面无须老人笑毕，扬声道：“二十年前你们互传一剑，结果如何？我想二十年后，诸位还是只会一剑吧！”

无目叟慨叹一声道：“我们谁也不肯将自己仅会的一剑传出去，看来二十年后果真还不是你的对手！”

白面无须老人道：“你们自己不肯将剑招传出，却要逼我将剑招公开，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你们想我会这样做吗？再说天下哪有这等便宜的事！”

驼背弓腰老人缓缓站起，慢声说道：“谁叫你多会一剑，海渊剑法共八招，我们六人各会一剑，只有你一人得到两剑，你若将一剑公开，大家都会两剑，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白面无须老人一声凄厉长笑，历久不绝，好似要把自己胸中的积痛，全在这一笑中吐出，好一会他笑得脸色微变，才慢慢住，这一细微的变化，教另二位未做一声的老人看得清清楚楚。

隔了一会，白面无须老人调匀胸中的真气，才狠狠地道：“我比你多会一剑，可知这一剑我以多大的痛苦代价换来的，每当午夜醒来扪心自问，以终生的痛苦换来一剑，是不是值得呢？这一剑害苦了我一辈子，我会将它轻易传给你们吗？”

六位老人脸色黯然，他们都知道这‘痛苦’二字的意义，因他们本身就受到这二字的缠扰，于是他们都低下头来，心中回绕那一句话：“以终身的痛苦换来一剑，是不是值得呢？”

一朵乌云遮住明月，大地顿时黑暗下来，七位老人只能微微辨出彼此的面貌了，缺腿叟轻咳一声道：“今年又是白白比斗一场，二十年

了！二十年了！然则就是再过数十年，我们也不能让有人在世上独会海渊剑法两招，除非直到死去，大家不消除再斗之心！”

白面无须老人冷冷道：“你们若不能胜我，就是我死去之时，也不会将剑招公开，我宁愿与它长伴而去，也不愿将那绝学白白长传于世！”

无目叟叹道：“何必如此！武学一道犹如吸食火烟一般，越陷越深，你将一招传给我们，满足我们的欲望，让大家都会两招，我们也不会再以有限的余年来和你搏斗了！”

白面无须老人不屑地道：“废话！江湖上堂堂有名的七老之一——无目叟，竟会说这样幼稚无耻的话，可笑呀！”

无目叟被他讽刺得讷讷半天，说不出一句争辩的话。

缺腿叟大声道：“看来我们明年今日再见了！”

二位没做声的老人其中一位打打手势，另一位突道：“哑老的意思，各位若想多活几年，明年之约还是取消的好！”

他功力显是最弱，到现在还未恢复，故而说话的声音十分弱小，被山风一吹更是模糊不清。

缺腿叟道：“哑老，聋叟说什么，叫他大声一点！”

残臂老人坐在聋叟旁边，听得清楚，将聋叟的话重复一遍，众人都知哑老医道精湛，驼背弓腰老人不解地道：“此话怎讲？”

哑老向聋叟打了几下手势，聋叟又提起丹田之气，尽力大声道：“我们今日一拼，表面看来大家都受了极重的内伤，假若再为明年之约努力习练，病势复发，不用一年，大家别想再见面了！”

白面无须老人点头道：“此话不错，喻某自觉内伤不浅，没有数载之功很难复原！”

哑老连比几次手势，聋叟冷然道：“你看来复原最快，其实受伤最重，没有十载之功无法复原，哑老说为我们大家着想，也特别为你着想，下次之约，在十年之后！”

白面无须老人大笑道：“好！好！你们还怕我死去，使得绝学失传，十年后喻某纵然死去也会有人身怀海渊剑法两大招前来赴约，只是十年后，我看你们仍是无法胜得了我！”

残臂老人不服道：“假若能胜了呢？”

白面无须老人断然道：“喻某不但公开一剑，干脆将两剑全传给你们六人！”



缺腿叟傲然道：“这样说来，十年后我们六人比你还要多会一招啦！”

白面无须老人冷笑说：“你们一定胜得了我？”

驼背弓腰老人冷笑道：“这可说不定，目前讲来，哑老说你受伤最重，十年后敢保不败！”

白面无须老人大声道：“倘若十年后喻某胜了呢？”

无目叟凝重地道：“为示公平起见，十年后我们不胜反败，各将一招传你！”

“君子一言。”

众人商议一会，连哑老也随声附和，同声道：“驷马难追！”

要知七老皆是武林中名重一方的奇人，说出的话自然算话，这一约定势难更改！

残臂老人道：“我们若有不幸，亦当有人身怀一剑来赴约！”

白面无须老人抱拳道：“就此说定，喻某告辞！”

说罢回身而去。缺腿叟大叫道：“慢走！”

当乌云飘去，明月重照时，这山顶上再无一人，恢复了荒山原有的寂静……

## 第二回 雨 中 人

原野上只有丛生的林木与广阔的空间，四望无人。

天空本是一片湛蓝色，霍然遍布乌云，跟着隐隐的雷声轰轰响起，天变得真快！

当漆黑的乌云越聚越厚，大地渐渐阴沉，看来好像已是入夜的时候，其实才是中午的时分。

一声巨雷暴响，声音震彻长空，在那余音袅袅之时，豆大的雨点滴滴落在干燥的土地上。

又是一声更大的雷声，挟着倾盆大雨，犹如万马奔腾直掠而下，其势甚为骇人。

第三声雷声响起时，天空数道闪电交互闪出，顿时黑暗的森林中时而如同白昼，时而如在深夜……

于是雷声如同响炮，轰隆轰隆，响个不停，宇宙好似濒临焚灭的边缘，顷刻间就要天崩地裂……

当一道闪电再度照亮森林之际，可见林中奔逐着三条人影，前面一人左手垂着宝剑，鲜血从肩上湿透到胯下，半个身子成了血人儿，他披头散发不顾自己的伤势，没命地逃跑。

后追二人手持白骨做成的怪剑，身子长得一般的高瘦，样子好像两具活动的骷髅，看来十分的骇人。

左边那人大叫道：“姓芮的！今天让你逃掉，‘人魔’柯轻农是你养的……”

右边那人跟道：“乖乖跟我们去见堡主，再逃被我‘地魔’那印远抓着，叫你遍尝地狱十八刑的滋味……”

任凭他俩如何恐吓、叱骂，前奔那人只有一个意念：逃！逃！逃……

他这时已辨不清东西南北，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求生的欲念充满他的脑际，他晓得被抓着便是死刑，现在他明明早已精疲力尽，但脚下仍在不停地挪动，他仿佛忘了体力的极限，更忘了自己不轻的伤势，就是前面是大海、是悬崖，也毫不考虑地奔逃过去！

闪电逸去，林中顿时漆黑，不辨五指，后追两人全凭灵敏的听觉追



踪前者，如此一来大大影响他俩人的行脚，若非突然的天气变化，前者早被他俩人捉住了。

奔出了森林，霍然失去了前者的奔跑声，他俩赶紧停下脚步，用力探测前者的所在。

这时大雨“哗啦”“哗啦”的下，他俩只听到雨声，再也听不出一二脚步声。“人魔”柯轻农急急道：“二哥，别真真给你那小子逃掉了！”

“地魔”那印远坚决道：“这小子中了我一剑，逃到这里已是奇迹，一定躲在哪棵树下，等下个闪电亮，谅他再也逃不掉！”

雨势丝毫不减，他俩的衣服早已湿透，只见他俩如同两只大猫，用出全付的精神去捕捉一只将要到手的小鼠，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闪电仍不见亮起。

“人魔”柯轻农已有点沉不住气，手上的怪剑不停地挥动，暗道：“倘若那小子不在附近，傻等在这里，那真是一头大呆鸟了啦！”

“地魔”那印远外表沉着，心中也不安静，暗道：“真叫那小子逃掉，回去怎好向堡主交待？”

霍然一道闪电亮起，把整个天空照得不下白日，人魔突然大叫道：“在那里！在那里！躺在那里！”

那逃逸的人原来就躺在他俩身前三丈处，敢情他已昏死过去，身子一动不动，连呼吸的声音也微弱得使他俩人听不出来。

“地魔”那印远大笑道：“好小子！看你还能逃不？先砍下你这双能逃的脚！”

说着，一剑飞快砍去。

就在此刻，闪电逸去，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

“人魔”柯轻农一听不对，急忙道：“二哥！二哥！你怎么啦？”

这时伸手难见五指，人魔正在奇怪，忽觉胁下一凉，鲜血立时泉涌而出，他大吃一惊，因这一剑刺来，他竟丝毫不觉，若这一剑刺在蜂窝中，岂不马上报销！

只听一个其冷无比的声音道：“还不快滚！”

“地魔”那印远颤声道：“三弟我们走，今天认栽啦！”

雨声渐小，一阵脚步声后，良久不见动静。

忽然一道红光亮起，只见一个身着玄色长衫的公子拿着火光直冒的烟子，冷冷地站在那里，光亮照在他的玄色长衫上，耀出奇妙的光彩，那长衫的质料说丝非丝，说绸似绸，但一眼便可看出是非常高贵的

物品。看啦！刚才下了那么一场大雨，他的身上竟然没湿。

他持着火熠子照照躺在地上的人，看那人满身是血，八成是死了，不由皱着眉头，暗道：“救一个死人干吗？”

他转身欲走，突见那人微微一动，当下弯下身子伸手探去，这一探发觉那人脉搏十分微弱而且跳动得不正常，显得身中巨毒，虽然尚有一口气在，离死亦不远矣！

他摇了摇头，缓身站起，但当火光照在那人的脸上，他的脸色突然惊奇万分，身子不由赶快蹲下，举火仔细照去。

越看那人越和自己相似，只是瘦弱一点，就连身材，高矮亦和自己一样，除了装束以外，这人如同自己的影子，无一不酷似十分！

他本是惊讶，继而念头袭上他的脑际，惊讶之外心中窃喜，暗道：“叫他装成自己，谁也发觉不了！”

有了肯定的念头，他再不吝嗇，从怀中掏出一只锦盒，盒中分两边隔开，一边是红色的药丸，一边是白色的药丸，他将白色的药丸取出一粒，给那人服下。

一会，那人缓缓站起，一抬头，见丈外站着个模糊的影子，但可确定不是敌人，于是抱拳道：“在下芮玮，承蒙阁下恩救，敢问高姓大名？”

玄衫公子冷哼一声，骄傲地道：“跟我来！”

芮玮遵命跟在他身后，离开这片森林地带。

雨完全停了，乌云渐散，阳光探出云头，大地顿现光明，这样奇怪的天气变化，来得快，去得也快。

芮玮肩上的剑伤甚重，走了一阵，鲜血又慢慢渗出，玄衫公子装做不知，忽然加快步子奔跑起来。

芮玮咬住牙根，紧跟在后，他的性格倔强，请求的话决不肯轻易出口，奔了一阵，肩上的流血将整件长衫染红一大半。

玄衫公子奔到一个路亭内，才停住脚步，站在亭内冷冷地等着芮玮奔来，这时芮玮落后在数十丈外。

芮玮尽力奔到亭阶，奋力道：“恩公有何吩咐？”

这六字说完，他便再度昏眩过去。

玄衫公子冷漠地把他抱到亭内石椅上，挥手点了他七处大穴，他又幽幽醒来。

不等他张口，玄衫公子递给他一粒红色的药丸，命令道：“快快服



下！”

芮玮毫不考虑接过吞下，但觉药丸下肚后，立刻腹内滚烫似火，他慌忙站起，运用玄门内功，将腹内的热气运布全身各处。

数刻后，他的周身冒出白白的蒸气，汗水从额间滴滴渗出，再过盏茶后，他自觉全身精力充沛，和未受伤前没有两样，不觉内心感激万分，睁开眼即刻躬揖道：“阁下予芮玮恩同再造，不但解除在下身中骨剑之巨毒，尚且恢复功力，此恩芮某有生难忘！”

玄衫公子不经意道：“哦！刚才追你的两人是黑堡双魔吗？”

芮玮恭敬道：“正是‘地魔’那印远、‘人魔’柯轻农。”

玄衫公子道：“你不用太感激我，我用世上两颗灵丹救你，倒有一个条件，待这个条件你做成了，你我恩惠不必再记心上。”

芮玮仍是恭敬道：“恩公有何吩咐，但请指示！”

玄衫公子道：“我要你化装成我的替身。”

芮玮心中一愕，抬头仔细看去，天呀！面前这公子竟和自己一般模样，当下惊异万分，不知他为何要自己化装成他的替身？

玄衫公子冷冷地道：“我不叫你做什么为难的事，只要你到我家去，住上一年半载。”

芮玮舒口气，他还真怕玄衫公子要自己做违背良心的事，未想到竟要自己做如此轻而易举的事，心中虽是奇怪，却也不便再问。

玄衫公子知道他不会反对，从怀中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他道：“这册内记载我家中的一切，你仔细背着，当不会出什么差错，现在你且跟我模拟一下动作。”

芮玮天资聪慧，一个时辰不到便把玄衫公子的动作学得惟妙惟肖，只有嗓子天生不一，很难学得像。

玄衫公子的声音尖锐，这点还不是大破绽，因芮玮的嗓子沙哑一点，病后一个人的嗓子都变一点，伪装大病初愈，就看不出毛病了。

一切交代清楚后，玄衫公子傲然道：“我看你的功夫差得很。”

芮玮红着脸道：“恩公武艺高绝，在下正怕这是最大的破绽。”

玄衫公子随意道：“我且传你三招，你将这三招练熟，我家的人便不会怀疑你是伪装的。”

芮玮正要道谢，玄衫公子一转，尖声道：“第一招‘惊涛拍岸’！”

但见他双手交互拍出，掌风阵阵涌起，声势之大正如大浪冲击岸崖一般。



一招施完，玄衫公子接着道：“第二招‘滔天巨浪’！”

这第二招声势比第一招更大，满天掌影，四下翻飞，芮玮暗惊道：“这般掌法真是天下罕见了！”

玄衫公子厉声道：“注意啦！第三招‘骇浪排空’！”

只见掌风向上排涌，手掌之变化，出奇已极，玄衫公子三招施完，潇洒停下，双眼上望道：“功力别谈，你能将三招架式练成，便成了。”

芮玮见他傲气冲天，瞧不起自己，丝毫不以为意，心中尊他为恩公，仔细听他将三招的巧妙一一说出。

玄衫公子一一比划，直说了一个时辰，才将三招解说完毕，芮玮谦声道：“请恩公再演一遍。”

玄衫公子无可奈何地演练一遍，暗道：“他只要学一招，也就马虎算了。”

芮玮抱拳道：“恩公赐教！”

他身形一转，于是乎“惊涛拍岸”“滔天巨浪”“骇浪排空”连环施出，一气呵成，竟无生涩之处。

玄衫公子看得大惊失色，看他这三招学得八九不离十，假以时日功力练成，便不会比自己差了！

芮玮谦逊道：“尚请恩公指正！”

玄衫公子仰望天色道：“没什么错，我还有急事待办，现在把衣服换过。”

芮玮穿上那身玄色长衫，再戴上零碎的装束，顿时也成了一个雍容高贵的公子，他年纪只有十七，本比玄衫公子小三岁，但因从小历经生活的磨练，看来和娇生惯养的玄衫公子不相上下。

玄衫公子换好衣服后，临去时叮嘱道：“一切小心为要，到了危急之时，我自会出面。”

玄衫公子去后，芮玮才想到，还不知玄衫公子姓啥名谁，掏出那本小册子，从头仔细看去。

上面记载得很详细，先自我介绍家世，玄衫公子是老大姓简名召舞。

看完后，他不由叹口气，这一次的遭遇恍如隔世，今后的生活将和往昔截然不同，不知是祸，还是福？

但在目前讲来，避到金陵第一世家，于己是大大有利，否则黑堡眼线遍布天下，性命堪虑。

